

二十四



一

二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六十八

記

徽州府婺源縣重建廟學記

徽之婺源儒學重建廟學成學之師生相與走不佞請記以詔來者謝不敢當請益堅則欽社復曰自虞周建學逮今餘三千年矣學記一篇尚見戴氏後世之紀學事者孰加此哉徒見贅爾自堯舜以至孔顏又至周程而文公朱子生婺源道化所漸比於鄒魯後世之課學本者孰加此哉徒取僭爾雖然生朱子之鄉而復其遺規亦不敢不竭所聞爲吾人誦之夫上之育才與士群居而受之師者何學哉程子有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今之人有志于學聖者孰不謂之妄乎然亦弗思爾士之希聖尤射之向的其中否存乎人惡有舍的而從事于射者哉太極肇而兩儀分五氣布人眇然得之以生者而聖人者獨可以參天地何也盡其性也人失其性而後視所謂聖者不啻天淵然

則上之育才與士之所自養者舍性何以哉夫性之德具于心之  
為物也易放而其要括之一言曰學之為術也易舛而其要括之一  
言曰敬心非若異端之掃幻即空者也必具乎寂感學非若俗儒之治  
物守陋者也必兼乎博約敬非若異端之一于攝念俗儒之工于稽顙  
者也必貫乎動靜凡此皆以復吾之性而敬也者聖學始終之樞紐乎  
推而極之積而不已則其體天德其用王道用有小大而吾之所養者  
殆無施不可也自堯舜以至孔顏又至于周子其所謂學者蓋如此乃  
吾窮聖性之原究心學之妙而歸宿于一敬則程子發之朱子闡焉實  
有功千聖門而有太惠于來學者也生朱子之鄉而為師者以教為第  
子者以學其志之所存亦將有出于斯焉否乎業以應  
上之求者無闕也反躬踐實加之意而得失利害不挂焉乎此道之  
不孤而學校之興為有益哉避賢之嫌而不告人以老生之常談懼潛  
之罪而不勉人以希聖之大志自暴自棄者也需官與新其學伊始竊

願與吾黨之士樂成而究心焉若其學之興什自宋以逮

皇明具有記其什則多以回祿之變莫甚今茲今茲所建者大成殿十  
二楹戟門二十八楹兩廡五十楹神厨宰牲房二十四楹在西明倫堂  
十二楹門屋二十八楹兩齋四十楹在東三賢堂會饌堂藏書閣射圃  
亭新生廨舍及諸庖廩器聖第就緒繚以高墉悉用磚石以備不虞  
肇工于弘治辛亥某月某日訖工于是歲某月某日主茲役者提調學  
政監察御史王公鑑之知府李公延壽承委者同知甘公昭而通判王  
公惟哲推官李公珍皆協力焉府檢校楊君忠績溪知縣高君梁繼署  
婺源感與有勞今知縣事常君濟亦作興是念而前承李君應鍾今丞  
石君俊主簿曹君亮則受分委者也獎助相成者清理戎務監察御史  
呂公某縣人按察司副使汪公進知府汪公奎通判孫公冠暨義民陳  
原方等五人而鄉貢進士汪嵩王壽暨耆民汪思立等七人典其出納  
尤謹用底于成請記者教諭姚君志仁訓導潘君紹朱君貞蓋文公

十世孫以特 奏來職教事兼奉祠云

竹南書舍記

流塘去予南山不一二里而近予每行溪上見西南山蔚然深秀有竹林高出若一島然人輒相指曰此詹氏世居也恒欲一徑造看竹不果已而識其產曰貴存中。喜問學尤喜爲古近體詩因相還往往佳時良日命車出遊若斷石村古城巖諸勝處率在流塘上下必存中與俱倦則必墜流塘抵宿酒酣論詩意甚樂也一日存中指其屋後山上竹曰此植嘗經燬而益茂僕於衆卉中獨愛之近爲屋數椽山林謂其在竹之南也以竹南書舍名之僕樂遊建陽每瞻禮考亭遺趾官然有高山景行之思而建陽書產也益購古今圖籍以歸置斯舍中展卷而長吟則此君之聲戛然不已者若我和焉掩卷而沉思則此君之心洞然中虛者若我契焉蓋僕之有得于竹者如此幸夫子記之一言予曰不能也惟我先世發跡篁墩而南山竹院子熟憇者近復得此山別墅竹

益蕃而吾曾不能吐一詞以重此君乃欲爲予記竹南之居乎存中曰是有說焉蓋聞之人情多不暇于故常而有得于新見夫子無靳也則告之曰古之人有取于物者豈徒充玩而已哉將藉以爲輔爾夫竹節勁而不屈色青而不艷故比德于君子若其用之可貴則小足以備器物大足以供簡書調律呂非他草木可比予之隱于此也讀書求志而不思其用之在將來者當何如是未爲有得于竹者存中曰不然人之所爲有立于世者亦各循其分而已僕生于斯長于斯其見諸用者孝弟之外何所事其行耕漁之外何所事其業哉若吾竹之不生于市朝而生于山林與山林士結歲寒之好而不渝者其迹一也夫子謂之何哉予不覺撫掌曰姑試子爾雖然子喜爲詩者也他日當結詩壘于竹南劄新籜之粉臨風擊節與諸君子爲存中賦之

耕讀記

宋碩儒竹洲先生吳文肅公家休寧商山其子孫率能守故業而蔽其

貴編至于今弗墜若雷亨君則亦一人焉君問以耕讀自名其壻曰孫田程陸來請一言記其事余謝再三曰耕讀之說古矣鄉先達若秋崖師山二公所以爲吾人發其義者盡矣余復何言哉陸請之不置則告之曰夫凡世之以耕而讀者爲士之常乎則因有偃然以孰爲夫子譏之者矣有毅然以不如老農拒之者矣夫若是則將惡乎從而後爲得哉是或一道也荷蓀丈人有激之詞而夫子所以答樊遲者陋其志也豈謂稼之真不可學哉豈謂后稷阿衡之不足法哉所處之地其所值之時有宜不宜爾君以詩禮之胄而生治世獲與擊壤載芟之人誦先王之詩書樂有生于畝畝以耕讀自名宜哉陸又進曰君少涉江湖今老矣伉儷無恙子孫有成且年皆六十矣僕將以是壽之何如曰可也耕讀之樂又何間乎若卻缺之相敬龐公之遺安率見錄于古之人爲美談則吳君夫婦聯德偕老而以是壽之不亦善乎或以爲卻與龐公皆貧而耕讀者君富人也不得擬之然予聞君雖富而尚義秉禮思自好以副文獻之後君子人也夫若是安知其不追而與之同邪然則君之實意于耕讀者固將兢然杜其侈靡之習警其非僻之念不特勤其身又將以示法子孫爾豈必服襤褸如東臯之農而後謂之耕乎事鉛槧如兎園之士而後謂之讀哉陸起拜曰是誠得吳君之所以自名者且如先達之說未始不有發也請識于堂使後來者有考焉

### 李源書院記

李源書院在祁門邑東五十里今徽郡儒學生李汎彦天之所創置也李氏世居李源因姓其地源之人多業儒至彦夫九力學有聲場屋其志蓋不止此也乃於所居之西百舉步闢地爲樓十二楹購古今圖籍其上東西兩廡各八楹聽事十二楹花卉之屬咸以位置前鑿小渠引活水其間種竹數百竿又前爲碧照亭二下隨地鑿甃半月池蒲柳交翠牆外引水環之爲橋以通往來者澗上曰鏡山萬木森然下照水中蔚有殊意亭因以名亭右有圃二中爲蓮池結草亭以供吟眺此書院

之大凡也。彦夫以其父景瞻君嘗給田二十畝資其學，不敢私作倉二  
儲粟以贍其族子弟之可教者，同志往還亦取給焉。彦乎以嘗學于予  
也，來請記其事。予觀天地間無適非道，亦無適非學。二者徒溺于常駭  
于所不可及，其去道遠矣。水哉之嘆，鳶魚之察，庭草川花之樂，夫豈遠  
於事而有所謂道哉？誦說之與弦歌，歲修之與息游，一也。動靜交養，顯  
微不二，知道體之流行者，無一不備于已，而大倫大法初不外是。豈非  
善學者哉？事佔畢假聃竺而曰我學在是，斯胡子之所謂非禱即陋者  
也。或曰：無適非學，固也。然必有所從入敬者，入道之樞也。今驟語夫道  
之大者而遺敬，豈初學事邪？此大不然。敬者主一之謂，非終日危坐之  
恭而力不得自安者也。當弦歌而弦歌，當息游而息游，取足以制吾情  
養吾氣，緝密而不拘，憂柔而不踈，夫然後見諸誦說歲修者，可以精義  
焉。可以育德焉。積之恒而居之深，理既窮而詞亦達，其於道也幾矣。此  
善於持敬者也。彼以忘悔入息，而罪敬者非也。敬何適而可離哉？彦夫

重修仁王院記

我  
之書以美矣，所以廣其考君尚學之心，而為其族人子弟計遠矣。予恐  
來者疑其多臨觀之樂，而歉于專心壹志之功，故語之以此。他日以所  
學起而取大科躋顯仕，未足侈也知道在天地間，無一不切已而不敢  
溺于常駭于所不可及，俾其學足以淑身而用世，使人稱曰是真紫陽  
夫子之鄉人，其始無負于斯院也。夫其亦無忘于斯言也夫。

我

高廟混一初嘗命官考正祀典而釋老二氏之宮，獲存者視前代不啻  
十之一二。若微之休寧，計其額幾以百數，而獲存者四焉。其嚴如此，然  
又私以謂當時亦姑欲損之云爾。廢者何咎，存者何功？比勘休寧故志  
而後知，令甲之非出于適然者也。休寧所存者四焉，其一為仁王院。在  
縣北二十五里，其鄉安樂，其山萬松，蓋自唐咸通六年釋惟諒者始。乾  
符中釋道淵號正覺子悟國師始請于朝，得賜額曰護國仁王之院。宋

寶祐三年釋紹堅撤其弊而新之勝國元統中釋靜惠上智廣說者以  
撫衢及徽郡僧官前後住茲山值歲旱禱而雨至正中連旱邑人汪教  
諭一麟兩奉檄禱立雨迹此觀之則當時所以存而不廢者庸非出于  
斯乎自洪武以來院日就圯天順中釋德善再起新之屋宇增崇像設  
有嚴亦多出于鄉人好善樂施者之助然未有紀述者今嗣釋明道恐  
久而蹟湮乃詣南山勾予記夫佛學之得失與祀法之應否在先正已  
詳不必論予獨見天下釋子之宮多據名山故佛乘其靈多顯蹟為其  
徒而食其所出者多材士否則亦苟然而已蓋山靈有等差而佛與其  
徒隨之為高下殆亦出于理之所有者非歟若仁王之佛恒主茲山出  
雲雨以澤吾民于艱食之秋功載郡乘其存而不廢固宜若惟諒紹堅  
與德善者居其地食其所出其材率足以有為而吾人或難之者其什  
而屢興也亦宜或者聞予言以為佛一也而絲棼之山川著于祀法而  
參之以佛無乃非于禮乎是殆不然佛猶龍焉龍固有能變化興雷雨

以澤物者亦有豢于人而為其所醢者仁王之佛殆所謂龍之澤物者  
歟佛猶尸焉古者夏郊以董伯為尸周公祀岱嶽以召公為尸固無  
常也仁王之佛殆可以為山之尸者歟或者以予言為然曰子之說不  
獨可以幸一邑之為佛者因書以畀明道俾刻之庶後來之人嗣其業  
享其成知茲院出于

高廟所不廢而著之令甲者其意主于濟歲拯民而已凡鄉人預有勞  
費于茲役者悉附名石陰

### 靜軒記

婺源汪君坤字文厚以靜名其藏修之軒蓋顧名思義而求副其父師  
之教也不鄙予授簡俾發其意將揭之以自警焉予聞聖人於易之乾  
明聖人之學於坤示賢人之學其義廣且大矣然坤道可一言而盡曰  
靜焉爾履霜而不忽含章而不露括囊而不言內直而外自方美中而  
文自見戒其亢爭而利在永貞大抵多靜之義宜文厚之有取乎此而

奉以周旋也歟雖然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疑靜不足以盡坤之義而學之偏勝也柰何是大不然動靜不可相無而靜者動之基也靜有所養而不昧然後見于動也有所恃而不舛焉有置其心于糾紛膠葛之中而可以酌酢事變者哉故周子曰主靜程子以性靜為善學學者烏可不首事于靜邪靜之何如必從事于中庸之戒謹恐懼大學之誠意慎獨體之以柔而濟之以剛方至于德成而業修則所謂賢人之學而其積之也厚矣由是其行可以不疑其出可以有終其處可以無咎其含弘可以成物其餘慶可以裕其後之人謂其非靜乎得之而克有是哉文厚勉之汪世居婺源溪本越公之後至文厚之高大夫春坊司直貞一先生為國初名臣蓋有志于聖賢之學者文厚之父贈監察御史宗溫府君生四子其長子成都太守文燦公復以忠言直道有聲于時蓋文厚於父兄間得相師友靖重簡默思淑其身以世其家如此予子堯實太守之倩故於文厚親且稔而記不以辭

休寧縣志卷之四 會記

我先世祖梁將軍忠壯公以禦菑捍難保境全民之功在令甲則有祠在子孫則有會之在休寧若孫溪程氏其一焉會之約歲輪一人為之首以孟春望前二日忠壯始生之辰合族人為位于家行奠獻禮畢序長幼飲福而散蓋自其族之諱浩遠者始浩遠之子泰亨又將申定規立常貯為遠圖而具其事以記請夫祀之有會莫知其所從起然易萃之象曰王假有廟用大牲吉彖曰萃聚也會因放于萃之義而為之者歟禮立春祭先祖儒先曰立春之祭似禘合也會固有近于禮之所謂禘者歟禘之名通于諸侯及大夫而先祖之祭又伊川夫子以義起則忠壯之會行于孟春固起于義而非所謂僭者歟然則聚一族之精神以假祖考攝衆志豈徒筮簋之潔豐飲食之充溢而已哉是必有大焉者矣觀先柘之巍後胤之蟄與其勳猷德業文章節義之表見于譜而有光于忠壯者何如哉誦其言踵其迹俾出者為聞人



處者爲良士與諸族相高庶斯會之無忝也不然會之名雖佳而其實則貌焉未之有聞亦何取于會哉譜忠壯十四世孫漢唐御史中丞歛州都知兵馬使中丞三世孫迪家休寧簿云二子長大公諱碩次察公諱照同居邑之山斗碩生行仁生諸四再居孫溪而浩遠去諸四則十六世矣成化中予作統宗譜會者四十四房山斗子孫自祖其所自出而孫溪以事不克會故泰亨奉其所藏至正譜請訂於予訂之良是因續其派以合于山斗界譜一編而文記其忠壯之會如此嗚呼世之人方實田籍重逋券或致禮于非族之祀繳福于老子釋氏之宮金鳩廩日違而不爲恠也其有能究心力于世譜先祀若孫溪程氏者亦何可多得哉因併書之以告後來者其受譜之詳別見予所識云

蜀谷幽居記

朱君彥榮所居休寧城北松蘿門下折南以西草徑盤迴樹林陰翳而

竹尤盛蓋雖邇闕闔而不聞喧當蘊隆而不知暑因題其屋之楹曰蜀谷幽居予時訪君輒坐語終日曰此非逸人隱士之所樂以終老者邪君一日過山中請記予謝不能不可曰予之先世曰皇墩子之所常居曰南山竹院又近得竹林清溪上善居竹者宜莫如子矣請必無辭則告之曰竹之爲物所以排風雲傲雪霜比節君子爲昔賢之所愛而詠嘆者不容贊矣贊之徒見其繁爾亦何足以軒輕君竹哉君之先出宋侍郎子淵之族嘗獲觀其所受諸牒及賜塋處規制歸然更代猶存蓋徽國文公實同所出而侍郎顯高宗朝與韋齋相後先今所居猶宋第也閱閱相承不替益隆過之者尤相指曰此侍郎家也顧君不以此相矜謂歛然若不及享園林之勝而名之筠處城郭之中而號之谷生軒冕故家有輪奐之美而於所居命之幽其高情遠識蕭然有逸人隱士之風而不與馳騫者競是誠宜記哉昔文公所居有雲谷之中有竹塢皆杖屨所經爲歲修自溥之地其見于記于詩者可徵也然則所謂

谷與筠者君家固有之。二而不副其實焉。可乎。視筠之節以勵已。視谷之虛以愛人。視君之幽以習靜而遠俗。若是者以勗君。何如。君起謝曰。可矣。予從子。皇委禽朱氏。故予得與君游。嘉其志而記之。又從而歌之。歌曰。有綠者筠。蔭斯谷兮。彼居之人。媚幽獨兮。又歌曰。有深者谷。蔽之筠兮。孰與之。君彼幽人兮。君聞之喜而擊節和之。三終。遂命侍史書實之。壺。

壺天秋月記

葉君孟奇所居在休寧城北朱紫巷華清新啓甲于一隅。又取其直前隙地一方數畝。周以墜垣。中爲一軒。鑿池。其下環之石闌。因以壺天秋月名之。和門李生彦夫雅善君。爲請一言記之。予於孟奇亦善。亦每過其軒。蓋嘗有詰君者曰。壺天秋月之名美矣。然不以日而獨有取于夜。不以他時而獨有取于秋。無乃不廣乎。予曰。不然。君子之所得不于其恒。于其暫。恒者其常。暫者其變也。春草之夢。夜雨之詩。因一時之感。而千古以爲美談。何哉。善取其變。而女常處故者。不足以知之也。君之與客觴此軒也。偶值夫涼秋。永夕水空月明之時。無纖塵之不驚。奉一盃以相屬。金風徐來。沉澹交下。天景劃出。妙與心期。有不知軒之爲蓬壺方洲。而遺世獨立者矣。此其所以名軒而善取其變者歟。或曰。孟奇家號饒裕。又嘗旅于四方。蓋日不暇給。而又以專壺天秋月之名爲已。有可乎。予又曰。不然。君子之所得不以其境。以其人。不以其名。以其實。若孟奇者。孝友之行孚于鄉。且倡其族爲敬宗修睦之舉。而周窮振乏。捐廩弗計也。好客而慎交。遇賢人君子必延致。請益不倦。雖不有壺天秋月之境。而其人可書也。雖不有壺天秋月之名。而其實可與也。况兼其境與其名而有之者乎。雖然。人身一壺天也。人心一秋月也。達人觀變。有得于言表。則所謂境與名者。固無待于外。亦何必取足于一軒。而後爲得哉。或者憮然曰。夫子之進于道。始請書之。軒以壽孟奇。俾得覽觀焉。

臨溪吳君尚質構新第于舊居之旁闢一軒以處軒之前後梅竹森然君玩而樂之因以名之其婿程文杰者子族子也爲言君之爲人嘗與之賦詩矣心以爲未足請廣其說予久不能爲之辭蓋梅與竹在江南家有之非難致之物而其高標雅致出乎古之人愛重品題者亦畧蓋矣君則何爲有取于是哉中世以來文勝俗靡起居服食之間無不求異乎人者若軒齋堂室之扁其尤也吳以豐碩名其鄉至君益盛當華構鼎新之日宜有佳稱以自標榜而獨於梅竹乎取之亦惟從其實焉爾跡是觀之則君之行已處家接人應事之際務實而不求異于人豈不從可知哉雖然君之所爲務實者豈苟焉而已實者吾所有之恒德而人之不克有者恒鮮觀于梅以自潔則有以愧夫世之汙不廉者觀于竹以自植則有以愧夫世之懦不立者是雖謂之異乎人可也然豈求異于人哉吾又見梅竹之經見者不以韻而以材不以華而以實與後世詩人文史之論梅竹亦異蓋其大者必可以協簡招之奏供鼎鉉之調而後足貴也豈徒爲烟梢雨葉之圖吟水香月影之句取足以充玩適情而已哉凡新居者必以頌古道也故竊意吳之後必有興者書以記之而取徵于是軒

挹秀樓記

休寧邑南四十里曰蓀溪。有程氏自山斗徙而來居三百年矣程氏之彥曰泰來氏嘗建樓二十楹于居之東虛其中以禮賓客高明爽塏雄冠一鄉一日與其友黃景初吳雷亨及其塾賓吳以傑憑虛四顧見山之秀而蔚然以峙者如揖水之秀瑩然以環者如帶烟霏出沒魚鳥泳翔林巒高下一覽可以盡得之於是三君者舉酒相屬曰壯哉斯樓請以挹秀名之越翼日託以傑來請記予曰是未可記也俟好天良日駕巾車訪蓀溪之上登其樓覽觀其勝槩而後執筆焉可也會予有召命則語以傑曰吾不獲登斯樓尋盟山水間求一日之樂矣然記烏可已哉夫山川之以秀

名者物產不足以當則鍾之人蓋得其清淑之氣者為才行為文學為  
藝能得其長厚之氣者為壽康為富碩為多胤理勢必然不可誣也休  
寧邑南數山水之秀者孫溪與馬而程氏實鍾之程氏居櫛比鱗次于山  
之椒水之澁而斯樓獨擅之則斯樓之以秀名也將以昭程氏人物之  
盛豈獨挹之而已哉泰來之父浩遠亦智士有子六人泰來行七孝弟  
有聞知尚義秉禮之為貴而產益克泰來亦有子六人率負幹局分綜  
其門務之勞而泰來豐頤偉髯老而益健非鍾其山川長厚之氣久且多  
而克有是哉雖然山川之所以為秀者不但此也泰來之孫曾宜數倍  
于今茲則所謂清淑之氣當不有鍾其人而顯于世燁然為斯樓之光  
與山川相峙而高者乎景初家五城雷亨家嵩山於泰來有姻戚之雅  
而孫溪之程予同姓也故記以貽之若其山川之美厭飫之餘臨風賦  
之者必盛當悉置樓壁以俟予晚歲乞身南歸與諸君登而評焉

時習齋記

國學鄭君萬里自以其名鵬因號二滇東人間諗于予：曰不可是莊  
生之寓言爾非吾黨所宜自命也君請更為時習：者鳥數飛也其義  
於鵬亦近則又諗于予：曰善哉是可君子矣君因名其齋而以記屬  
夫魯論二十篇首學之一言然必繼之時習者豈伸其佔畢而已乎蓋  
朱子之所以釋此學者炳如而人莫之省也夫學以復性：者受之天  
具于人之一心：苟放焉則雖效于人而妙似之亦何益于我哉出入  
無時而操存舍亡于瞬息反手間可畏如此：學所以貴時習而中庸  
之戒慎孟子之收放心其說一也故善學者必首事于言動加謹于念  
慮內外交養而窮理以輔之力行以終之則天之所以相畀者向雖不  
能不效于外誘一旦炯然來復于我善益克學益熟其中心之喜何啻  
楚弓之獲趙璧之完而已哉朋來而樂世不我與而不愠斯為君子人  
矣積而進之體備用弘而純亦不已之妙亦可馴致焉豈非時習之極  
功也哉或曰時習者窮理事也在大學為格物致知予何得反之嗚呼

是心學之晦而誦朱傳之不審也古者小學之教嚴人生而為治性養心之地者蓋什八九矣故大學以格致為始教俾因其已知者而益明之以求至乎其極云爾小學既廢則人之為性早已鑿矣而遽先之格致是猶水之原未浚而汲其流木之本未培而擷其實未有不涸而瘁焉者也然則後世之學豈不勤于時習之訓自以為勞且得哉高者墮于訓詁卑者枯于詞章而古人之所謂性學者微矣老佛之說烏得不橫流于世而幽闇高明者胥為之陷溺哉鄭君與予家同郡元師山先生之裔孫其學有源負氣節恒思以聖賢為師故因其請而畢其所聞願相與共勉焉

### 古城書屋記

應氏居淳安縣西半里曰古城土僻而境勝有園池之樂無輪蹄之擾蓋可居之地也應之彥曰惟善君者構屋數十楹命予顧葺修其間榜曰古城書屋當是時顧之孟兄顯歷市南京大理丞而惟善君亦受

詔先懲已周官重理財憂勤勞

主上調燮仰元台倘及收薶麥猶堪濟草萊歲功曾預講 國本在深

培望 諸侯境紛 御史臺豈無同志者空復淚盈顛

遇汪文燦御史南歸報兩小兒汪保祖保俱安好

久別憐雙壁舟中數夢之不圖逢故友親說見吾兒對客能祇揖延茶請誦詩寥 千里外足慰一春思

過分水廟戲成權歌六章

清河潺 向北流濟河澆 向南流官船私船都過此南來北去幾時休

一條河裏兩船風南客張蓬北落蓬天公只是無心子有心人莫怨天公

龍王廟前石作隄馬頭灣脚踏成泥莫笑水流分彼此只緣地勢有高底

東岸人家開飯奩西岸人家垂酒帘傳道行人莫輕買今年沽價十分

添  
供應船頭金彈丸醉坐船裏珍饈盤有人推蓬憐餓殍大家說是秀才

官  
老郎荷鋪開淺洲小兒曳纜送官舟朝去見垂楊柳不管流離苦到頭

次荆門管河楊郎中求題水墨葡萄

空中忽散摩尼珠一牽動驪龍鬚鮫人淚莫盡升斗賈胡價可論錨銖  
居然月上碗蜓架真宰有心愁幻化玄香隱疑不飛瘦影離巧相  
亞良工近來人未知日觀不來還數誰乳酒年來熟銀甕客星終夜窺  
端池關西夫子行河使寶繪堂中了公事底須蒲摘水晶盤眼飽令人  
發詩思

過聊城縣境

策士知仁義千秋魯生紛當日事春水下聊城

武城

千載武城縣依然魯水涯民生如不遂弦誦亦何為

乘月夜發二鼓至甲馬營

曉色蒼蒼下武城解舟還趁月中行河流曲寫之玄字漁唱清傳欵乃  
聲隨處倚篷吟不盡邇來歌枕夢難成灯前未暇呼津吏問是何年甲  
馬營

次德州簡管糧張道濟主事同年

一冬南去一春還歷盡征途水與山却憶故人清話處隔城相望夕陽  
間

良店道中大風夜作野泊安陵達曉風息趨連窩

我行滄景路渺一夜過亥東風何太顛勢欲簸鯨海盤渦如奔旋駭浪  
若山嵬崩騰沙口决斬剝岸形改官舟浮一砲出沒漸危殆幸夫屢前

却舟子失精采無乃蛟龍怒或恐鼉鼉合力眠高桅擇地艤而待家  
人走彷徨船頭設醢醢相呼酌馮夷亦欲訴真宰狂飈俄尔恬愁雲散  
其覆張帆下中流擊楫歌欵乃起望推雙蓬喜氣人百倍向來得失心  
悠三竟安在

留別滄州守禦趙將軍詩

臨河高堞古滄州一將分符得上游充國由來好孫子營平終襲漢家  
侯

骨肉相違歲幾更偶然離合更關情家傳只有龍韜在一卷殷勤付館

甥

橫海軍聲震朔庭土人多失舊圖經高原何處藏弓劍落日寒雲蔓草  
青

滄古重鎮也承平罷戍久矣近方城之而設守禦之兵河間于戶侯  
趙將軍恂以才畧被選來署軍事上下翕然稱爲得人成化己亥予

自江南省覲還

朝道出於滄而予從女弟適將軍之子瑛故入城

相欵者竟日姻舊之好眷不能已輒賦三絕留其家予嘗考家譜

先世有名日華者唐末父子兄弟相繼爲節度使守滄州號其軍曰

橫海其墓處猶存而土人訛爲知節之墓予因辨於郡志中屬以

召命端歸官舟勿遽不能披尋遺跡以盡鄙懷也故詩及之

爲趙守禦題溪雲居士水墨龍

陰風蕭蕭吹急雨龍子相將乞龍乳隨潮上下不可櫻頭角疑能作人

語溪雲畫手工不工撫景還思陳所翁旱歲安能慰民望青天白日驅

豐隆

靜海道中地名楊柳青園林隱映可愛

春陰澹沲綠楊津兩岸風來不動塵一日船窗見桃李便驚身是臥遊

人

直沽望海

擊楫中流亦快哉海門春放一帆開五更日透烟霏出萬里風推雲浪  
來壯志不驚龍窟宅奇觀初識鳳樓臺行邊歷魚鹽士倘有平時出  
衆才

楊村逆風通夕

忽無言裏悠不寐中短檠流絳蠟陰牖落青蟲人幸窺蓬月天慳  
上水風白河三百里羈思浩無窮

通州道中

夾岸搖酒幔長野人漁牧自成莊商征曉集河西務漕粟春投水次  
倉幾箇鶴巢依古樹一聲雞唱出桑桑眼中漸覺風光好直北紅雲是  
帝鄉

張家灣

張家灣口望都城猶是行人半日程羸馬似龍諳舊主臨河相顧一長  
鳴

入都城

十里紅塵馬首翻眼中不改舊顏垣征夫引躡猶穿巷稚子迎懼正及  
門襟被幾時淹驛路衣冠明日叩天關往來敢憚關河險得遂私情是  
主恩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詩

集李絕句

舟中無書偶得李盱江詩集一帙因日閱之遂熟其句所至輒集為一二絕久之得十有八篇因錄于行卷之末

登京口望江樓

故國園林草自芳望中情地轉淒涼行人莫苦登高閣高處何曾見故鄉

途中遇鄭時暉御史赴謫還家養疾二首

湛恩惟待立雞竿豈是明時學考槃身計未諧歸計好一宵清話到更

闌

塵寰漸遠漸淒清地近鄉關喜氣生只恐詔書非久下歸來依舊馬蹄聲

自况二首

千里幽懷一凭闌

君恩寧許更盤桓  
朝中未有輸忠處  
肯便臨溪把釣竿  
鉛繫辛勤十四年  
幸逢

聖主得稱賢  
禿毫強會悠悠事  
敏政當居俗吏前

車瓜州埧

况途漸少車聲滑  
才得扶舁渡淺河  
從此異鄉誰是侶  
月明孤影落澄波

飲揚州嵩山寺二首

醉鄉猶可了浮生  
淪落多愁笑不成  
苦恨俗緣無了處  
江村古寺偶閒行  
閒愁不覺過年光  
只有醒時覺異鄉  
不醉多愁醉多病  
一篇齊物是醫方

淮上對月

勞生誰在定中看  
境勝才知宇宙寬  
一月解行天一匝  
素娥心事問應難

祭泗水亭

青山行盡入紅塵  
古木亭邊夜向晨  
書未隔年難得報  
我來登望倍凝神

歇濟寧分水鋪

二江斜入似娥眉  
華郭春光欲暮時  
京洛路長何日到  
幾人相見不相知

臨清遇雨

一尊撩眼怕長迷  
月欲東生日又西  
已恨碧山相阻隔  
不期風雨更淒淒

過柳青村

不知園圃是誰家開盡無名草木花今日倚闌添懊惱人言落日是天涯

有懷亡弟五首

家園歸省浙江東壁碎珠沉幾日中塵裏笙歌千古夢悠々無處問蒼穹

淚滴金杯不自知天孫何約是來時騎鯨別後無尋處一步寒郊一慘眉

月意惜々露氣微池亭何處見清暉只應夢裏成胡蝶擬共楊花苦闕飛

風月猶應似舊清困來終是睡難成相思無計能相見腸斷城頭畫角聲

下有嬌兒上有親闌邊為汝最傷神流年漸共春華老聞說清明在此辰

送康用和南歸詩

吾友祁門康君用和為御史以言事謫知縣干闕凡數年屢以疾告率為上司所沮而君通五經尤深于易精筮法時

上方事于稽古之學廉君名驛召之不至不數月進欽天監正

寵任向隆而君復以疾告願歸田章至再三蓋吏部遲疑者久之君遂移牒罷常祿弗自給吏部知君有決志乃言于

上許之命下之日方臥公廨中倏然起向闕謝恩又明日四鼓徒步出崇文門留一僮奴賀家具為道里費予往候君逆旅中君

迎笑曰某實無似辱

上知而幸得歸奉七十之父以居兒子之長者足以任幹蠱之勞少者亦可以勝耕矣樂哉其歸復何言憶家君尚書先生與君父太守公老友也而予又少得與君相游以兄事君世講之好豈一日哉方幸受

君之麗澤以相成而君不可留矣家山在望悵然懷思輒賦古詩四  
十四韻送君之行而并致區區之意云

矯、丹山雛孤飛直干仞昂 汗血駒天閑謝羈勒君子賦歸歟使我  
失朋親憶昔與君友我髮始髻亂君氣不可當感激慕英蘭虎闈馳風  
聲烏臺發新軛威行畿甸間事至若迎刃 朝綱固已肅頽風亦云振  
譚言脩中起萬里竟遭擯終為一寸鐵蹇、磨不磷驅馳閩海隅再領  
縣廳印低首奉期會坐遣民俗順需澤豈不施展轉四更閨翩然  
徵召下驛騎走方鎮謂君先生學往、決悔吝行當幾日程喜入  
九重覲衣冠太史氏相顧得豪雋竭從拜

命來驚君雪垂鬢在告越踰年日 理衰疾居然停祿食有待竭忠蓋  
士節難自保我疾可無慎封章乞解組伏

關再三進云臣木孤陋願欲激芳潤少小讀韋編漫識離與震挂切有  
成法筮者殆充捩犬馬心弗勝此選亦太遴倘許遂臣私實 負堯舜

言詞既懇切 重瞳乃回瞬蕭、官解中四鼓對餘燼黎明出都門徒  
步一何迅平生幾交游逆旅漫相訊君言幸此歸餘生絕嫌釁松菊莽  
猶存庭戶掃還汎兒子已勝耕豈復念寒饑水次分魚祖山中樂田畷  
稽首荷

天王恩波一朝浚君才誠卓犖君志更孤峻永奉大夫懽不愧世家胤  
嗟彼名利場人或以身徇富貴將何為幻若野中燐是非千載後孰是  
駑與駿郊亭九月餘霜氣入鴻陣渺、征車行落葉載途襯送君無限  
情長歌以相贖

次南京尚寶泰和楊公述職詩韻

憂國長思策治安邇來微覺鬢毛殘牙緋當 殿初書最清白傳家久  
奈寒正論幾聞傾四望高眠猶說計三餐老成終近  
君王側雙珮追隨應八鑾  
不隨桃李競春榮宦轍惟君守一誠典瑞職當

金闕近奉常卿比玉壺清 寵光向晚頻煩下詩思清秋一倍生擬有  
頌聲歌

聖德懷鄉寧似庾蕭成

郭隗臺邊秋日明張家灣裏暮潮平離筵句好開新社分寺官閒說舊  
京白鴈叫霜先客度黃花經雨待誰榮憐予最有江南憶把袂因君百  
念生

十月一日進曆 青宮叨預執事呈同事羅洗馬

文華門啓日臨墀鳳曆初陳 鶴駕移衛士分行旗影雜官僚雙引珮  
聲遲萬年正朔遵先紀一代規模陋漢儀海嶽又開新泰運愧無鴻筆  
頌重熙

寄王而勉太守

比聞家君體中不佳近已平復而縣中又有回祿之變輒賦一律  
奉寄

親舍分明紫翠間夢魂無夜不南還羈鴻遠隔三千里駑馬空陪十二  
閑鄉思更深雲夢澤古詩誰繼陸渾山家書擬說賢明府問俗時來一  
扣關

送張郎中彥質省親還蜀

離筵新酒白波渾一櫂西還荷  
主恩宦轍屢經揚子渡家園長切武侯屯塵生客袂身方健喜入親顏  
齒更尊小弟心情亦如此 敢忘 天語若春溫

送陸順之赴南京戶部主事廉伯諭  
德之父

征轡紛二習柳枝喜君今日拜 恩辭短亭殘暑仍揮筆久客多情屢  
薦卮輦下文章推甲第江南財賦屬留司兩京子部皆珍選好在誰賢  
答盛時

不須揮手聽離歌此到南都僅月過叢桂再開新府次棣棠應發舊廳  
阿家常問訊通郵近公暇儲書積俸多小阮相逢煩致語

東朝虛席候鳴珂

玳上仙蹤送吏部黃侍郎弟叔衡南歸

下邳城東沂水流水中圮橋春復秋何物老翁有奇術乃此折辱張留  
侯往事悠已千載履跡寧隨浪痕改莫推授受不可當太息無人繼  
風采侯官才人黃叔衡家居不出多史評文章伯氏今少宰遠省到京  
無限情鴈聲人難久住風雨蕭復南去水邊大石堪艤舟予固應知  
賦長句

胡忠安公輓章

品秩登三事忠勳歷五朝衣冠存典禮風俗被薰陶澤國鷗盟解釣  
天鶴夢遙獨留全德在天不想風標  
憶昔垂髫日樞衣拜省庭松筠知壽考金玉見儀刑命筆看題字扶筇  
問治經百年回首處無地候台星

半隱為濮用明教論賦

手提文印歷三城處二巖栖少送迎柱笏看雲惟自適濯纓臨水共誰  
盟未容全享山林福且得兼收吏隱名芸閣夢回還獨笑六街塵擁馬  
蹄聲

送唐御醫致仕還嘉興

早歲從徵住藥坊老來納祿返江鄉閩湖戰處君還記多少征人請異  
方  
堂扁如心到處聞鐵厓詞賦始豐文還家開卷遙相憶廣巷高樓隔暮  
雲  
日二門前客似麻活人心苦鬢先華此回秀水城中路醫道誰當第一  
家

分得劔井送濮用昭兵部公差便道還毘陵

毘陵東城隅劔井干尺深當年葛仙翁駐鶴曾幽尋有時靈秀啓白虹  
出其陰魁材與碩輔秉毓人爭歆濮君兵曹彥家住此水潯奉檄向江

南薰風惜離襟安舟載老母甚遂平生心頗聞井中氣耿發自今願  
保忠孝期為子歌好音

寄王而勉太守

昔在山城暫得親一襟瀟灑浩如春通家誼欲兼師友雅會情忘論主  
賓南望不堪雲礙眼北來惟有月隨身等閒却愛聽公議藩省今思起  
舊人

寄孫揮使于戶侯

轅門開近歛山何日投壺事雅歌養士漸能諳禮樂逢時全不用干  
戈夢長繞關心何壯住久隨鄉語半訛猶記前時相別處一叢車騎  
繞臨河

題小景寄汪廷器

拍岸紋溪水不渾一間亭子傍松根披圖恍在芝山下倚櫂來尋斷石  
村

榮壽堂為會昌大傅公子錦衣璣賦

醴泉鄉中鳳山秀孕我

景陵縣太母慶源袞生公侯忠孝承家數元舅二年過八十餘髮

如皎雪顏如朱邇來謝兵奉朝請出入特許乘安車

手詔時來詔耆德賜府潭帝城北錦衣公子開新堂日領孫魯

候顏色優游已似地行仙眼看喬木上參天講幃史局從公舊願保

勲名到百年

邢侍郎居敬輓章

端午扈從遊後湖死

楚節隨恩侍紫清擢歌聲裏獨覓驚空餘易學傳三輔無復官名署  
兩京清白已堪書太史經綸應未了平生相如老去人爭羨分賜無緣  
及露莖

寄于老干戶

老去將軍最好文出羣名字久相聞幾人識面窺春色十載思歸隔暮

雲延客酒方應自製遊山詩韻好誰分投瓜擬得瓊瑤報何日雙魚寄水濱

分得潔蔬供饌為黃巖謝良溫孝子賦

采二園蔬翠堪把糞不汚莖水清灑晨炊又過午炊來長跪奉盤供膝下於乎奉親易說親難愛兒不脫儒生酸藜藿到口皆成歡

題蔡揮使所藏林良雙鵲

老木長梢半空起影落君家素屏裏枝間雙鵲不飛去似向高堂報君喜涼風曉入庭戶清主人坐對宛有情眼前豈獨惜珍羽耳畔忽疑聞好聲亦有娟娟白頭鳥相顧裴裒若相保廣東畫史深可人生態無窮意難了主人堂二真壯夫喜受文士相追呼征蠻不帶嶺南物衣衾之外惟此圖堂下有兒堂上母客至矜圖飲醪酒呀然一笑共平生雀白邊鸞竟何有鵲子二不可求願君身比張梁州不須惟石取金印看尔生封忠孝侯

重慶堂壽戚晚孫錦衣續宗父子

誰似侯家得慶多畫堂歡動壽生歌椒蘭接地春難老橋梓凌空翠不磨膝下兒孫爭戲綵門前冠蓋匝鳴珂由來積善非天幸銅狄還堪幾度摩

衣錦相承父子身都城爭識

帝家親閱官那復歌周魯崧嶽曾聞降甫申玉露金莖延暮景錦筵銀甲調長春一堂恩壽皆誰賜祝手當天仰聖人

調巡撫宣府張養正都憲

烽火中宵徹塞明曉提精騎出邊城黃雲白草劉家砦從此胡兒不敢行

送汝行敏舍人赴南京武選負外兼簡李應禎

與君相好十三年吏局曾同翰墨筵好別不堪携手處西風黃葉滿前



川鄉園咫尺家書便官府清高吏牘閒南國詩壇應未解看君題徧秣陵山  
近來北闕揮毫手連作南京武選郎短李相聞煩致語字通逋詩債幾時償

送蕭文明給事赴謫

滿城風雨作深秋一權憐君向遠州臺省幾時無謫宦郊亭今日倍離愁  
一家飽暖皆恩賜萬里江山足勝遊天與高才終赴關莫將詞賦弔湘流

楊孝子哀輓

大理理之父

今人冠服古人心處士當為世所欽但覺眼看家慶遠不如身閱歲華深  
九重雨露綸音煥一夕風霜劍氣沉至性却疑不死繞鎖松竹晚森

何處悲風起墓春經年荒草鉢池侵兩兒久抱鳴烏怨一老能酬奠鴈心  
瘞玉銘垂千歲遠焚黃恩入九泉深淮東士女知潛德不忍重聽薤露音

虎圖為艾光祿天錫賦

於菟何由此中伏白日寒雲靜山麓草間百獸未全藏困睡應知不成  
就玄尾空回七尺長金眸半閃雙星煜有時獨步出林莽一聲長嘯千山  
肅尺圖當道犬羊空豈為平生食無良工寫此有深意頗似高人  
卧空谷投身擬結歲寒盟上有長松下脩竹雖去不動瓜牙威已覺風  
聲撼庭木兒童見之駭欲走不敢黃昏傍墻屋丹青逼真乃知此恐是  
當時溪上牧幾思把玩發豪吟忘却摩鬚手還縮都城廣廈接棟宇入  
眼定知無此幅千金可德畫難傳好事誰如漢光祿

慶孫錦衣瓚

世將家聲藹

川  
鄉園咫尺家書便官府清高吏牘閒南國詩壇應未解看君題徧秣陵山  
近來北闕揮毫手連作南京武選郎短李相聞煩致語字通逋詩債幾時償

送蕭文明給事赴謫

滿城風雨作深秋一權憐君向遠州臺省幾時無謫宦郊亭今日倍離愁一家飽暖皆恩賜萬里江山足勝遊天與高才終赴關莫將詞賦弔湘流

楊孝子哀輓

大理理父  
今人冠服古人心處士當為世所欽但覺眼看家慶遠不如身閱歲華深九重雨露綸音煥一夕風霜劍氣沉至性却疑不死繞鎖松竹晚森

何處悲風起墓春林經年荒草鉢池侵兩兒久抱鳴烏怨一老能酬奠鴈心瘞玉銘垂千歲遠焚黃恩入九泉深淮東士女知潛德不忍重聽薤露音

虎圖為艾光祿天錫賦

於菟何由此中伏白日寒雲靜山麓草間百獸未全藏困睡應知不成就玄尾空回七尺長金眸半閃雙星煜有時獨步出林莽一聲長嘯千山肅尺圖當道犬羊空豈為平生食無肉良工寫此有深意頗似高人卧空谷投身擬結歲寒盟上有長松下脩竹雖去不動瓜牙威已覺風聲撼庭木兒童見之駭欲走不敢黃昏傍墻屋丹青逼真乃知此恐是當時溪上牧幾思把玩發豪吟忘却摩鬚手還縮都城廣廈接棟宇入眼定知無此幅千金可德畫難傳好事誰如漢光祿

慶孫錦衣瓚

世將家聲藹

帝都老成還拜金吾由來 寵數逢千載久有才名敵萬夫

仙仗扈行朝佩劍 宮城宿衛夜分符他時看取勳猷盛會續麒麟閣

上圖

分得先字壽致仕謝太守

烏洽叔父

不待塵中雪滿巔急流親見賦歸田黃堂屢換二千石白社初週六十年心靜自堪娛晚節眼明猶足了殘編池魚庭草平生樂底問仙人葛孝先

送義門鎮巡檢李廷用

文達公從子

西風殘暑餞離筵擊節長歌寶劍篇辛苦携家南向亳恩榮隨例北辭燕垂楊驛路三千里喬木人家五百年想過鄉先駐馬古穰秋熟酒如泉

題陸諭德鼎儀海榴書屋圖

海榴隨處傍人紅則只有谿山趣不同看畫却疑家在眼出門隨步任

死難栽壺德流芳處篇詩屢寄哀

六月廿二日大暑坐墻西槐樹下有作

門外炎光熾墻西一徑開殘陽餘古瓦涼吹發高槐鳥與人俱樂詩隨景自來無因堪破寂童子進冰梅

送劉尚質舍人乃兄還巴陵

萬里家園菊未莎一舟隨雨下官河歸時夢入東川近老去情於北阮多狎鷺有盟秋未冷賓鴻成陣夜初過巴人倡和真能事贈別慚無郢上歌

黃浦壽沈尚寶廷美母夫人

黃浦之水綠沄沄 疏鑿元自春申君浦口誰家起華屋門中雪檜垂蒼雲符臺之舄烏溪女倚檜時 聽白苧抱孫飲水七十年六月高堂不知暑上流可釀崑崙下流可浣芙蓉裳臨風再拜祝母壽願似東流浦水長

次山東提學畢廷珍僉憲見寄韻

承遍郵簡到集仙宛然高興繞吟邊彩毫香動烏臺柏秀句清分玉井  
蓮東魯化行新士館曲江人減舊賓筵尋常離舍寧須計共惜平生報  
主年

昌平寓館再用簪字韻

轟々遙峯插翠簪策將羸馬過城陰青菊白飢逢新土彩筆花殘續舊  
吟風細澗聲清澈玉日斜林影淡搖金孔庭竚立生山思一徑無人草  
自深

送劉振之還常熟

文章思董賈才術陋儀秦利器終逢主高談已動人詩成鄉國夢衣帶  
帝京塵得意重來日容君近隣

題謝翰長大韶先生雲山障子

拔地蒼山幾千丈九疊芙蓉照林莽群峯夾峙青冥中萬里雲開露仙○

掌山回徑轉得佳處築室何人據高壤古瓦參差接棟流虛窻迢迢臨  
風敞別圃長栽巨勝花閒門任結躡蛸網桃源渡口短橋通一派谿光  
斷塵鞅黃鳥交啼花樹濃白鷺低飛田水長幽栖彷彿晉朝人束髮烏  
巾被輕氅世途萬變了不知俯檻圍碁事閒儻相持猶似未忘機苦向  
盤中較銖兩林間暑氣不勝薄羽箠何由更添爽童子手供朝暮食和  
露烹葵足齋享檻外芳塘五里寬一圍種作蓮花蕩興來每欲隨所之  
預有家人權蘭漿書冊薰鑪共一船水氣網緼護青幌遠村雞犬互鳴  
吠落日漁樵自來往巖阿疑是古赤城高旆搖出天上樹頭隱約梵王  
宮幾杵疎鐘送微響仙境寧論小大茅人家不異東西瀼生綃咫尺意  
難窮愈覺周郎畫堪賞學士先生太傅孫方寸之田似山廣少年奮起  
大江西澹墨題名首金榜經幃史局最蒙 恩不獨詞章在忠謹鼎鉉  
終期此日調星鳳方增後人仰東山別墅有高情未許披圖動遐想  
僕家徽之篁墩有晉循吏梁忠臣之祠第在馬土人嘗更名黃

以避巢賊之荼毒襲稱至今僕近復篁墩之號而翰長鏡川先生作十絕非之僕亦未敢以為是也謹次韻隨章奉答幸終教敢因一字浪雌黃自分嚴於斧鉞霜只有地靈知此意年二風雨茁新篁

廟中人物氣如生正字分明欲正名汗鱗但知當自洗高談元不計誰精

賊巢能識識中文亥豕寧無辨幾分珍重墩頭賢父老果然談笑却秦軍

璞也全身朴受誅憐宗終復勝憐儒仙之正作諸戎首何恠斬黃血滿衢

難將疑似幸全宗畢鏡竟篁黃字不同黠盜關心生殺處豈應無語過湘叢

王謝墩名一任誰故園黃竹我須知金盤華屋楊家果此說方因是應可

疑

勝地蒙汗自不該豈嫌輿隸愛公台片言祇欲求今是何姓非從古聖來

軒皇何處有丹池萬仞黃山路歛黠墩與此山元異脉有靈應笑客何為

篁竹無言閱歲華倚墩寧欲逞豪夸如言實重名非重應笑人間復姓家

媿是忠良一派孫筆鋒常欲討無君不忘祖武思繩處第一當從此地論

題畫冊四時小景

虎

澗中泉依道傍柳塔院午鐘聲隨風出山口

愛此玉泉水携琴訪翠微入城山下路一任早塵飛  
草閣最宜秋况對丹楓渚脩麋鹿群誰宿復誰主

一夜溪山雪乾坤 似玉壺捲簾孤坐處佳境入詩無

謁 陵懋土城瑞光寺候李符臺同行

日下土城根夷猶古寺門水聲牆外急人影樹中繁燕薊諸關雍金元  
一喉存可人期不至馬上共誰論

道中

年來朝 陵使處曾留紀勝題傍水人家隨遠近入山神路隔  
東西日高午店炊應熟雲散秋城望不迷遙想同袍新寓宿廟門高樹  
馬群嘶

下 陵與李賢士宿之聯句

夜下 西陵月露涼李歸心偏逐馬蹄忙迂途忽轉行官右程佳氣猶  
瞻寢殿旁老樹幾枝低拂帽李秋嵐一抹遠侵裳昌平未到東方白程  
咫尺蓬山萬里長李

贈李士敬錦衣借其夢中舊韻

相門才子好談兵寶匣長聞一劍鳴露布已宣平寇策凱歌頻奏入開  
行古穰世遠流新澤仙李春深發舊萌珍重百年文獻在好將忠孝答  
恩榮

李符臺宅暑夜

廣廷堪避暑槐幕正當軒涼吹梢頭發疎星葉罽翻忽驚羈思香轉覺  
市聲煩此夕行窻夢遙應入故園

王封君哀輓 亞卿廷貴先生之父

聞說方瞳似水清正宜高卧享松齡金莖忽盡仙人露玉宇空瞻處士  
星李白跨鯨遊未返莊周成蝶夢難醒煙霞痼疾誰堪療月旦遺風尚  
可聽壓座詞章輕白雪及門聲價起青萍教條嚴勝師儒館鄉約公於  
守令廳塵裏冠纓長謝手山間丘壑自忘形延交屢結新詩壘睦族重  
開舊譜亭作賦不慚心似鐵守箴能戒口如瓶階盈蘭王人夸謝城隔  
芙蓉王換丁悲入夜闌魚釣冷坐看春盡鹿車傳歌即淚下風中燭吊

客魂銷雨後鈴滾二年光嗟化鶴飄二身事等流螢丰姿彷彿惟餘畫  
手澤分明却在庭百歲難酬鴻鵠志九霄先振鳳凰翎朝行漸已登三  
事家訓由來本一經牲鼎幾回供祖廟絲綸重疊下王廷社中擬入  
先生祀冢上還勞太史銘楓樹落霜天冉二蘋花搖日水冷二懷賢定  
有觀風使下馬時來問典刑

送象山凌尹汝聘

象山二下舊名疆羨子承恩握縣章到日擁舟潮水自行邊吹馬早  
塵黃可堪奉檄人千里正見憂民詔一行老學平生須大展青雲高  
躅者騰驤

題四美人圖

綠綺初調曲未殘幽情應嘆賞音難不嫌兒女聲相昵一鶴長鳴繞畫  
闌

碁

王子頻拈欲下遲芭蕉紅日影將移錦棚兒共金絲犬問道輸贏兩不  
知

書

倦來携手下階行共讀周南幾句成庭桂香中無一事閒聽公子擊毬  
聲

畫

促織場邊爽氣新彩毫輕染墨華勻香闥不愛千紅紫只寫青松與翠  
筠

次韻寄松江張隱君侍御汝欽之父

丈人零落曉星餘張老猶堪載後車燭目錦雲盤一諾隨身明月動雙  
珪君門擬上承恩頌官舍時翻訓子書暫出還歸應有道不勞猿鶴  
怨郊居

都城相別幾年餘何日追隨長者車舊語有緣倍玉屑新詩無力報瓊  
瑤山中酒熟長開社海上鴻歸一寄書白髮可能忘  
帝力時應飛夢遶宸居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九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七十

詩

出班政門渡濟川橋行南山脚逢梅

風吹晴色曉初開春入郊原線漸回華扁尚餘班政額危梨誰復濟川  
材舟隨雪浪穿橋過人拂煙霏下嶺來忽有異香生眼底野塘斜映一  
株梅

斗山宗人汝翼率族衆燕子于世忠行祠是日兩斗山以其所  
居之前有山如覆斗形故名

世忠祠下綺筵開一族相驪重我來別久漫論新舊雨情長難盡淺深  
盃好山覆斗金勝畫喬木凌雲不易栽勝地百年今未啓後生當有出  
群材

大雨雪過黃茅山吳知州克寬激宿

迢迢石徑入林端木到黃茅力已殫烏啄亦愁泥滑二雨聲如競雪漫



漫剡溪興盡真須返蜀道歌成未是難煙火望中知不遠主人邀宿有餘

度扶車嶺將至大坂寄希顏僉憲

九仞峯頭一線徑東風殘雪尚冥冥泉聲可入官商譜山色真開紫翠屏族數程汪今共盛路當休娶此分傳一言雞黍能成約賓主誰當眼倍青

小憇三寶寺二碑乃黃秋江處士立蔡國公張珪書

何代精嚴境門當水閣噓煙迷黃叟宅雲鎖蔡公書田舍春聲在人家劫火餘不堪山下路橫水礙肩輿

大坂行一首奉輓汪隱君夫婦并贈其子僉憲希顏

大坂之山多檜松大坂山水多鱖鱖采山釣水無異姓只有汪氏稱名宗汪氏之先本王子靖亂尤能保終始後來亦有唐端公遂與州民共生死兩公廟食八百年雲仍何止人三千出者處者恒有道德二讀書

并力田邇來積慶誰堪數一族咸推僉憲父二耕子讀兩無慚那更深閨有慈母當今

天子明孝人每下恩典旌賢臣九原伉儷雖莫作高堂五采明絲綸我觀汪氏慶未已科第聯翩一時起叔姪兄弟凡六人冠蓋如雲照墟里大坂水清山更奇中有汪家雙墓基他時添取石翁仲為爾重書先德碑

題汪璽貢士回禽圖

春風海上桃仙禽託栖止莫啄千葉花留結千年子何處青絲禽飛來一枝託回首啄山茶霏露華落有鳥名翠碧無花艷海棠依二留不去顏色兩相當娟二蠟啄鳥挺二當風立斜壓一枝低寒梅凍無力

大坂往返得詩十絕

觀文公與內弟程允夫手書真蹟

淵源家學重師生中表姍親本弟兄物是人非三百載一絨殘墨兩舍情

觀尚書汪文節公真蹟

百代鄉邦有此翁每於青史嘆遺忠片言隻字須珍護留取高風配魯公

觀雲陽李一初先生真蹟

前人往二愛鍾王才落霜毫趣便長頗恠一時文翰譜風流猶欠李雲陽

初識黃世瑞

更倒峽詞長立意精幾憑春鴈寄都城相聞十載今相見一夜論文及四

汪處士士魁家觀羅明仲洗馬抑齋記

洗馬文章舉筆成可人能盡抑齋名小樓對酌幾忘味無限停雲萬里

情

端公祠

端公汪氏祖也諱漬仕唐為御史大夫今御史文繁僉憲希顏皆其後

大坂溪頭寢廟開端公香火百年來一時孫子能繩武易繡同登內外臺

觀

高廟與樞密汪公手書真蹟樞密諱同阮未起兵保捍鄉里

午夜虹光燭斗寒人間驚得

御書者當時未定君臣禮想見

先皇劍茶難

觀蓉峯先生存藁

先生諱敷樞密兄也仕為左春坊左司直郎

滿架遺書墨尚新立言真不愧先民後生學問曾何似也作

青宮輔導臣

汪希大追送予至鱗溪上

君從城郭幾時還，知我肩輿夜過山。多謝有情思晤語，五更追送到溪灣。

小憇汪口，飢上舍俞俊家

汪口人家雞亂鳴，一樽那盡故交情。門前溪水能相送，隨我西流直到城。  
休寧水皆東流入浙江，婺源水皆西流入番湖。

文公關里謁後有作

洛水初傳道已南，後生何幸此庭參。一時氣數存虹井，萬古儀刑仰晦菴。塵鎖斷碑餘劫火，山圍新廟擁祥嵐。正心誠意言猶在，三復無能祇自慚。

予過婺源宿萬壽僧舍，住僧敬公有望雲思親圖，求予詩，因為下一轉語。

朝看雲出岫，暮見雲歸山。禪心正與雲相閒，如何對此生意見。思親不覺傷朱顏，佛法無生亦無死。割愛先從二親始，上人却有望雲心。善學

寧慚魯男子

丁尹燕子千萬壽僧舍

肩輿五日到星源，握手斯文喜晤言。門掩後燈初下榻，筵開春雨正當軒。僧來供茗饒風味，客起投壺雜笑喧。知是故成多暇日，幾人能却簿書煩。

離婺源留別諸士友

僧房連日春霖，款意難勝別意深。但得三農今歲飽，沾裳濡足也甘心。

道中寄婺源陳教諭

星源人喜得良師，桃李春風盛一時。薦達屢辭陳瓘疏，經營多聳晦翁祠。情深酌我紅灰酒，和寡勞君白雪詞。珍重雅懷難別處，板橋東下雨絲。

古箭渡

古箭渡頭春水急古箭鋪下春泥濕風吹一道雨微枚黑壓四山雲未  
入郵亭飭罷聞竹雞肩輿扶過蒼崖西行人道側亂相指雨陣復來雲  
脚齊

節菴倪先生以經學教于鄉既成其子進賢舉進士為御史又  
出其餘以淑鄉之人其在德興孫司馬之孰晉取久予過婺源  
望先生之廬尚遠不能往拜漫成一律奉寄

鶴髮朱顏笑語溫隱君遙在水雲村諸生久立尚書館一子新開御史  
門丹竈藥壺堪逸錦衣烏帽待承恩傳經誰復倪寬在借榻無因  
聽一論

夜宿芙蓉嶺下野寺夢京師起坐有懷

往歲紅塵裏常時夢嚴今夜青山中忽爾夢京闕人生無定止出  
處心自知起坐耿不寐山雨鳴空墀永懷千載人小范不可作豈無天  
下憂敢慕一身樂行年將四十於世寧有聞終當謝

君寵歸卧南山雲

過五嶺

覽勝心雄力朱疲不愁雲路轉逶迤上當華嶽捫參處下抵虞淵取日  
時鬼斧有靈方可鑿畫工雖巧竟何施我來亦乏驚人句未敢磨崖與  
鬪音

還過斗山過雨宿以章宗姪家

因家星水路重宿斗山堂旅次晨炊曉宗盟夜語長陰晴無日定來往  
笑人忙塵鞅何時解同傾竹下觴

新安人以析居為常事獨吾斗山宗人周生兄弟同爨至今可  
嘉也其家有集義堂予為之作歌

堂上覆斗山堂下五城水爭羨君家好兄弟紫荆根固踰百年堂棗花  
開香十里嗚呼弟兄如是鼎足那忍相傾覆其鍊紵爾臂闕爾牆寄莫  
上君家堂

雨中訪黃世瑞千古林世瑞祖子運學者稱後先生吾鄉之老儒也  
官路東來一徑斜不辭衝雨到君家  
古林歲久饒松子後圃春深長菜  
花為惜病身初戒酒欲清吟骨旋呼  
茶何時遂結青山社靜與幽人閱  
歲華

二月二十六日南山雨中晚歸

小駐肩輿野水濱輕雷將雨釀花辰  
板橋斷春溪漲竹筏遙呼晚渡  
人雲氣黑催詩思遠江峯青入畫  
圖勻乘時刺結漁樵侶少答  
君恩便乞身

希仁宗賢來自涇適春霖不已三月二日稍霽遂同至南山小酌時古林黃世瑞與俱

幾日春霖出未能溪園新霽興堪乘  
鳩僧箇鳴雷屋麥喜家二綠覆  
滕古渡喚舟煩野老花辰開宴得良  
朋青山人望多佳處杖策何時約  
共登

新安舊有二程先生祠荷侍御提學  
婁公克讓許修復之偶於  
婺源陳簡教諭處得克讓往年過博  
野祠下之作因借韻一首  
奉寄

伊水淵源出未窮故鄉戶祝禮何豐  
能崇命世真儒廟全仗分司御史  
功佇見門墻登士子豈徒伏臘走村  
翁他時勝蹟書圖誌定把新安比  
洛崇

春草便面為汪思恭題

趣在窻前不剪夢從池上初歸但覺  
光風到手猶疑清露沾衣

清明前一日至南山

一夜春溪落漲痕不知春色徧郊原  
青山麥壠東西坂流水桃園上下  
村鹿跡半驚樵客過禽聲如答路人  
言舉頭不覺先登近兩三喬松護  
石門

贈新太守王公公名哲起侍御守廣平鳳陽二郡今易地新安

朱幡搖曳入新安夾道離呼老豸冠初政欲隨春雨足先聲猶帶舊霜  
寒人傳遺愛仍思冠自幸踈慵久識韓看取名增循吏傳紫陽山色共  
嶺岷

新推府陳公良至任以久雨弗克趨賀有傳其詩章至休寧者  
因借韻奉贈

苦雨蓬門只自關幾迴思見紫芝顏野橋水力頻增漲石路苔痕久上  
班入境便聞聲價重登堂能遣簿書閒錦囊賸有新珠玉一夜流傳到  
碧山

三月二十六日壽千千戶八十

轅門齒德重新安夾道顏色如童髮未殘秋水深藏三尺劍春風初試九還  
丹佳辰謝客心能靜老境看孫夢亦驪願把莊椿祝君壽八十遐筭此  
開端

題宗人貢士迪所藏米畫

襄陽人物渺如煙畫裏雲山尚宛然珍重舊宗收拾在風流如坐米  
船

飲張揮使家觀戲

牡丹花折柳絲勻雨後高堂不動塵武衛畫間軍令肅家筵春啓客情  
真錦棚曲奏溫州調銀甕香傳采石春為重雅懷分席晚不知明月照  
歸人

宗老學可世居歙東關正統中公先奉使新安學可嘗邀至其  
家南軒同卧七日今且四十年重登此軒為之惘然

咫尺東關路不遙先人曾此駐星輅阮南有譜通三族姜被多情共七  
宵過隙時光驚迅速對窻山色尚岿感今懷古心無限郢曲難成酒  
易消

劉揮使宅在南城下新起西樓予將題之曰攬勝先擬寄之  
危樓新起傍高城脫灑紅塵眼倍明一搭穿雲當砥柱四山飛翠入簷

楹吾伊夜課兵書讀睥睨時分武隊行何日畫關重徒倚彩毫濃墨為  
題名

題宗老文彬南薰軒追和劉邦彥韻

水色山光聚一軒飛塵全不到吟邊華胥曠喜身能樂禩穢生憎客未  
賢石鼎茶香消水日朱絃聲妙入鈞天老來心地涼如水且把蒲葵壁  
上懸

予成化戊戌歲蒙 恩省覲取道績溪入徽城今五年矣復行  
此途愴然有感

再出東城思惘然青山依舊繞長川晝遊追記承 恩日屈指浮生又  
五年

過新館鋪宗老彥舉邀宿其家別墅彥舉嘗從征湖南有義征  
圖卷今老矣喜長生之說得其要領

水園村郭樹扶疎宗老相留興不孤晚景顏華仙授錄壯年心事義征

圖旋開酒令隨鄉俗細剪燈花說

帝都他日塵中應憶此可勝清夢繞魚鳧

飲孫揮使家別後有作

相見勞君兩日留重君儒雅異凡流家藏韜畧從先祖世襲金緋似列  
侯客宴賞春看打馬軍門防夜聽傳籌八方無事征書少贏得清閒坐  
歙州

過臨溪曹渡二石橋二皆殷氏所脩賞求予記

眾水同歸一水東行人常此嘆途窮山腰遠近過三舍波面參差卧兩  
虹刻石浪傳脩史筆揮金誰續濟川功殷家尚義真難事贏得芳聲滿  
歙中

留題績溪仁里程氏聚愛樓

仁里之程與予同出相湖有道軒處士嘗訓其子貢士傳及弟儒  
倫毋析居作聚愛樓以處之予過仁里貢士宿予此樓况再日而

去因贈是詩

績溪東南來遙望古仁里中有程氏居隱二入桑梓緬懷道軒翁吾宗  
百世士眼中聚愛棲遺訓耿在耳三男如等足等是克家子崇坊瞰村  
菴華構照山址春霖久晴切一榻為予啓登堂父兄樂擁戶兒童喜開奩  
扣宗牒張燕出肴醴夜下燈大明語笑未能已憶當百年前同飲相湖  
水今夕乃何夕會晤復自此聚散安可常保族在崇禮丁寧願同人契  
誼篤終始明發川途長思情兩擬

貢士佐時生子彌月予適至焉初予以詩壽新安干戶于翁八  
十翁以錦帕為謝因以遺兒用為遠壽之徵

鮫綃一幅錦雲紅得自新安八十翁雖愧犀錢并玉果願免遐壽與翁  
同

登源有汪王祖齊司馬墓及王廟二後有綠照亭有石洞用故  
侍郎朱大同先生韻示同遊仁里諸宗人

千載吾王此舊都登源流水綠成湖斷碑五壘收雲氣長劍風塵憶壯  
圖山隔遊亭聞綠照雲封仙洞似逢壺聯鑣英俊來應慣路轉峯迴不  
問途

未至普照寺道中作

石梁灣曲水沉二路下峯腰半不禁風外茶煙知寺近雲中雞唱覺村  
深病多宜享山林福才薄難勝利濟心且為漁樵增故事臨流先續采  
芝吟

遊普照寺觀石鏡相傳黃巢過此照其形為異類因縱火焚之  
久乃復明蘇子由宰績溪日嘗有留題石刻今不存矣

高崖直下如削鐵不識何年鬼工截巧令中有鑑光寒萬古照人長不  
滅綠苔半鎖蒼藤封霧雨不晦天然銅禪家意巧作幻境鄰近便起空  
王宮泗濱浮石曾充聲明者何妨堪作鏡玉蘊山輝古則然此論行時  
眾方定願聞巢賊窺山城唐燄一日昏其明殺心久已變豺虎何恠照



出非人形我來適當春雨後老僧立話裴徊久小蘇舊蹟今已亡惟有  
遺詩在人口東風蕭蕭吹瘦顏笑復摩挲對面看山靈可解知人意照  
見胸中一寸丹

仁里宗姪素時日侍子于聚愛樓又從遊石鏡諸處勝地情意  
勤款與他宗人不同時子將重脩統宗世譜且欲編石鏡古今  
題詠以素時之博學好古也兩以屬之素時其尚有以副子之  
志哉

年來常動竹林思一見偏冷海鶴姿古寺芒屨春眺日高樓燈燈夜談  
時統宗再續篋璫譜紀勝新編石鏡詩知子有才堪訂約雙魚相寄莫  
相辭

遊問政山至興道觀山乃真人在其處

薰風初試舊輕紗越嶺穿崖一徑斜霧裏樓臺成海市雲中雞犬類仙  
家欲便風味頻供筍未解春醒只喚茶諫議真人都不見獨留荒塚對

繁茂

遊白水寺寺左有池水四時皆白如玉色

幾曲晴紗不受塵望中雲近綠楊津峯腰屏足疑無地谷口聞聲忽有  
人靜愛寺山青隱隱聖傳池水白粼粼同來宗契兼鄉契病酒無妨更  
一巡

遊水西太平諸寺持山高處曰彼雲峯

勝日須行樂聯鑣過水西桐花嘶驤裏松樹隱招提碎月灘聲在披雲  
黛色迷老僧談故蹟隨處可留題

遊紫陽山尋許宣平金野仙二真遺蹟次舊韻二首

屋踞蒼崖下人行老樹真尋詩敲翠竹消醉飲清泉歌出黃牛背帆飛  
白鳥前塵纓猶未洗結社在何年右和宣平韻

一峯孤聳碧孱顏琳館遙當紫翠間桑塢日斜雞唱晚松庭風靜鶴聲  
閒軒轅丹熟惟餘井太白詩高可配山吟眺未勝天漸暝興隨流水不

知還右和野仙韻

遊萬山觀觀額題曰迎仙有東明西爽二軒

何代迎仙地高低復起樓東明先得日西爽最宜秋帆影林梢見嵐光脚下流道人吹鐵笛飛思遠瀛洲

贈程都紀宗貴宋相文清公之裔藏有先世誥牒

住是真仙宅宗傳舊相家絲綸驚歲月樓閣俯煙霞散局敲碁子輕甌泛茗花不知歸興懶高樹集昏鴉

贈劉太古

瀟灑劉太古絕似鮑參軍老去詩還健情多酒未醺踈髯飄亂雪長嘯過行雲何日開春社巖花約共分

因與于文遠鄭時清同步東城上晚歸得詩六絕

越國汪公廟觀唐誥

烏聊山上越公祠香火分明百世思留得兩函唐誥在紀年猶是太宗

時

東嶽廟後觀落星石

嶽祠園後見崔嵬玉立亭二一徑迴爭掃碧苔供徒倚不妨同醉竹根盃

傍溪寺晚眺

寶坊高出舊城東百里山川一望中竟日倚闌題不盡夕陽遙射竹林紅

斗子山問

高廟駐兵處

石址猶存舊將臺青山如斗畫中開至今草木增顏色知是先皇駐驂來

天寧寺觀枯杉相傳五聖化生于此樹上

枯杉如柱倚天長云是神人此降祥欲借圖經詢故實定應何似古空

桑

楊氏祠堂觀司寇先生遺像

廊廟手姿太逼真追思言笑轉傷神一時先友凋零盡不忍重來撫翠珉

宿閔口畢氏三絕

山圍華屋水當門喬木森森綠護村白雪調高人和寡風流還待畢公

孫畢氏之彥曰郁為儒學生自言其居乃雪樓故宅

秀水城東學士阡寸心常遠辦香前聞君當日曾相見屈指流光二十

年及識予先師學士呂文懿公

方瞳爛二髮絲二每日山中賦采芝有約未成同甲會因君無限望雲

思尚勇翁與先公同生今六十六歲矣

與閔口臨溪汧川三族人同登東窗巖觀遠祖中丞公起兵拒

黃巢處晚宿巖下方興寺與汧川宗人逸民用先聯句二首

家山乘興一來遊逸民萬仞峯巔日未收克勤疑幟久空唐將壁用光

殘鐘時起梵王樓克勤穿雲石磴蘿陰合逸民過雨林巒黛色流克勤

吟歲屐忽歸馬散用光天風吹袂晚颺二克勤

東巖二下古招提克勤四面陰森竹樹齊逸民山翠入簾朝過雨用光

炊煙拖巷午聞雞克勤老僧延坐勞清供逸民詞客留詩續舊題用光

話久不知鳴晚鼓克勤暫分禪榻伴幽棲逸民

飲汧口宗家語次偶賦

流水濺二石路平幾年雞黍約初成古芸繞架香還盛喬木當門老更榮招隱不驚探虎穴忘機偏解結鷗盟斜陽未盡漁樵話刻竹題詩寄此情

端午飲汧口汪端家忽記京華舊事

紫雲溪上作端陽忽記前年黼座傍分艾特頒宮樣虎符尊時出上供羊綵絲繫臂饒恩露聚扇回風帶御香撫景不堪驚歲月愧無才

力報

君王

雲水山房

汪君駕孟禎世居雲溪題其居曰雲水山房雲水始雲溪之轉語耳賦者多不及此予故申之

杖策雲溪上濯足雲溪下由來故王孫却是忘機者仰看鳶戾天俯見魚潛淵欲悟動靜理日到雲溪邊溪雲時卷舒溪水可厲揭珍重溪居人斯言或相契

集古八絕

漢口

幽 二水中分白鷺洲人家多住竹棚頭眼前有景道不得長夏江村事

贈漢口諸宗人

文武衣冠異昔時惠連群從總能詩東園載酒西園飲藥餌扶吾隨所之

贈逸民用光

春 清風明月兩閒人何用浮名絆此身閉戶著書多歲月野花啼鳥一般

晚步雲溪上

春 山屐經過滿徑踪閒來無事不從容白沙翠竹江村路雲碓無人水自

夜宿用光南窻下

成 門外青山如屋裏嘈二虛枕納溪聲恠來詩思清人骨欲化西園蝶未。

謁忠壯行祠

材 松花風煖廟門開百畝庭中半是苔悵望千秋一灑淚安危須仗出群

拜端明公墓

苑邊高塚卧麒麟會是貞元花下人人世幾回傷往事碑文才見滿埃塵

望巖將公墓

流水濺三度兩波旅墳三尺近要離烏啼花發人何在一劍曾當百萬師

壽榆村宗老以順義官七十九歲

人生難得古稀齡况乃重看九度萱慶衍芝蘭盈謝砌義沾恩寵出堯庭卷舒任我心何累飲啖兼人體自寧遐筭定同師父尚榆川山色共青

充山汪處士世寧留宿予適有事辭歸別後寄此

越國勲名重有唐充山家法冠諸汪主人有道開鷗社子姓無華列鴈行李白擬嘗新竹醞陳登空掃舊藤牀兩懷不盡忙相別咫尺停雲萬里長

黃坑寺

有程氏祠堂中塑嬰公太守忠壯三像又有周王廟專主療疾香火最盛

一塢深二竹樹長梵宮遙枕碧山岡廢興屢換新碑石俎豆猶存舊寢堂為祝慈齡參佛母敢將詩病叩醫王清談未了匆去不盡毗那一瓣香

率口族人燕子世宗行祠

忠壯行祠率水邊錦屏銀燭夜張筵祖宗望出南朝上子姓分當北宋前談塵頻揮人似雨勸籌交錯酒如泉相違記取重逢日萬里鷗波解綬年

黃石謁太母廟

即忠壯夫人之祀

黃石叢祠在人傳太母名子功全故國神鑒定佳城香火千家感冠裳八座榮闈儀誰有此瞻拜不勝情

飲率東族家

率東之先曰仁叟與風林朱學士隆善嘗作家規家譜刻新安郡志

路入方山一里強百年程氏率東房教條半出朱隆隱家法多宗鄭浦

陽庭戶各分喬木影圖經猶帶舊芸香花前碁局燈前酒無限宗盟夜坐長

### 題錫山孫王廟

錫山有孫王廟相傳祀吳主孫權予竊疑權僭偽不應祀法當是權長兄沙王策蓋策受漢命為討逆將軍屢平群盜時曹操挾天子都許策將舉兵襲操迎帝不幸為伏矢所中而死則此廟祀策當愈于祀權甚明予過錫山留詩一律以貽坑口孫氏之為王族者異日當訂諸縣志用祛土人之惑云

朝食青山歲月長居人多未識孫王江東討逆功初著許下迎鑿志莫償一代英豪存太史三分名節愧元方何當訂入新圖志祀典分明重此鄉

### 宿坑口孫啓先生家次韻時予以疾戒飲故詩及之

前輩風流杳莫儔近來人物數誰優閒心坐與鷗盟狎世態看同蜃氣

浮無分清尊開北海有情吟榻借南州掀髯久欲聞長嘯明月何時共倚樓

### 過鄭公釣臺

徐忠宣公  
隸字刻石

相公湖邊一奉石截斷湖光三百尺射蛟人去今幾年誰掃雲根看遺蹟師山先生性愛山偶然得此青孱顏臨流坐釣不知晚漁樵並載扁舟還武威余公天下士特與先生題篆字良工刻入斷崖傍遂使溪山增勝事一朝海內風塵生兩公死國如弟兄平生隱顯雖異迹竹帛同垂千載名薰風雨過潮初落足躡蒼苔俯幽壑釣絲已遂野煙飛字畫多為古滕路師山之節峻且孤武威之字人爭摹忠賢所遺眾所寶泉石清竒何處無

### 題唐十八學士登瀛圖

圖為宋李龍眠畫後有蘇米題字宣和印章為今環溪朱氏所載朱氏之先嘗失之而獨遺其後跋甚久朱氏之彥曰克紹復得之

予溯西重加裝潢綴以舊跋朱氏之物散而復完可謂不偶也已  
冠冕分明見盛唐百金誰購宋宮藏山人妙絕丹青手學士名高翰墨  
場千里忽驚雷劔合十年空嘆楚弓亡摩挲手澤真非偶撫卷令人羨  
紫陽

予訪王氏子仁泰于澤富仁泰適以是日生男時予方以疾斷  
酒為之喜而破戒賦詩贈之

深巷方停下澤車便驚佳氣藹庭除數聲喜報簷前鵲一顆光呈掌上  
珠兆應熊羆來夢日慶隨弧矢上門初因君破戒重開酒佳話流傳遍  
里閭

過余岸 遠族祖宋樞密正惠公墓遂至城陽寺 正惠公子孫  
今居休寧會

高墳山下幾經春曾是先朝執政臣甲第兒孫驚異縣梵宮香火幸比  
隣金貂入像圖應在石獸分行跡未陳同出相湖漸後學不堪追仰薦

溪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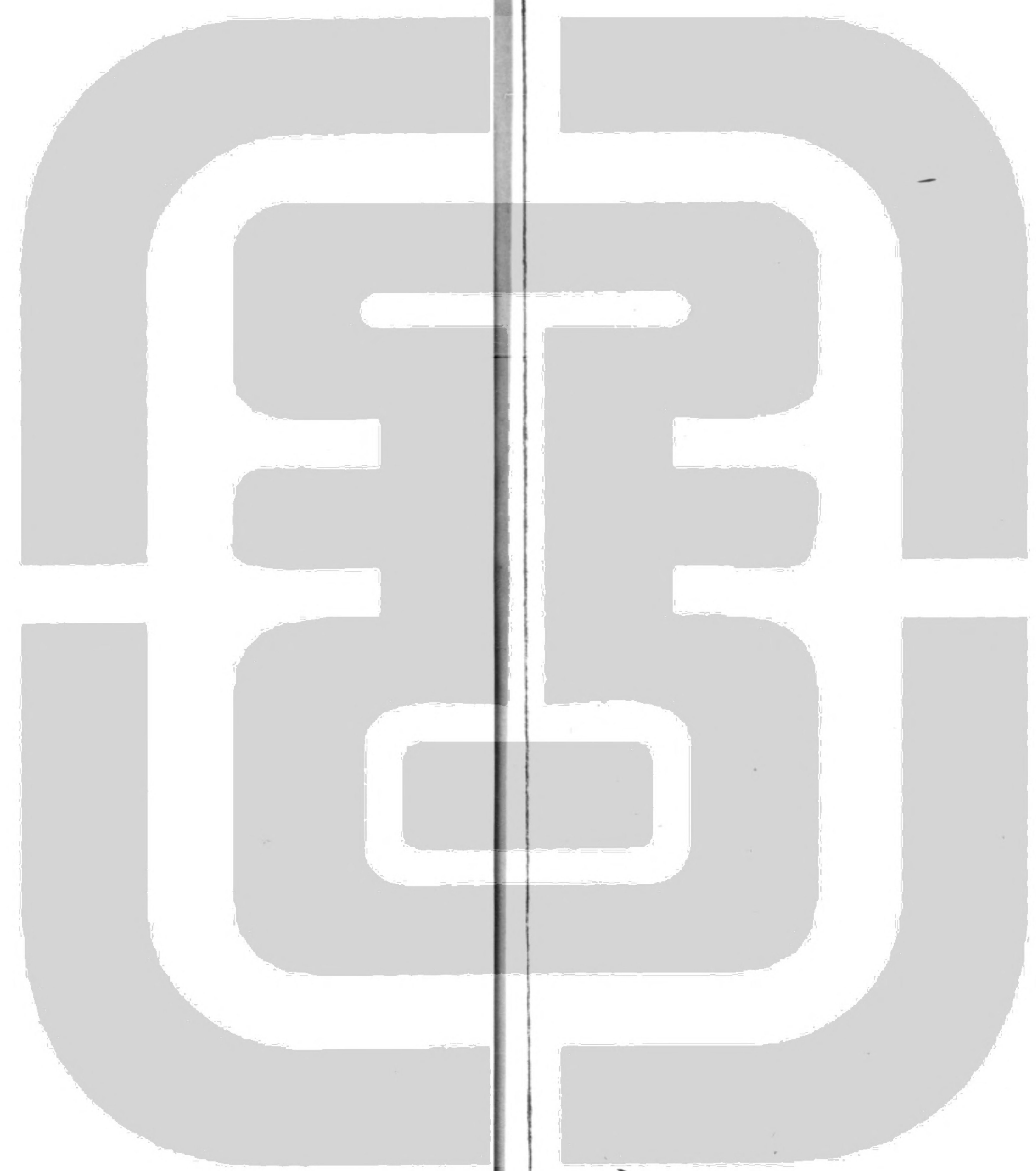
邵村張氏子茂植年十二俊穎可愛其父才遣從予遊予以其  
尚幼俾先之于塾師俟少長則收而教之且勗以詩

楚二青年子明二玉樹枝少儀須讀禮多識貴聞詩喬木雲霄迥良苗  
雨露滋執經函丈下看尔出群時

題汪本仁處士耕讀軒

小結幽軒傍水涯此中耕讀兩相宜欲求莘野千年志樂誦豳風一卷  
詩春壟短蓑鞭 耕 夜窻明燭聽吾伊老來達道應無及付與名郎佐盛  
特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七十



皇朝文獻通考

卷之...



